

朱子文集
六





集 文 子 朱

(六)

撰 嘉 朱

朱子文集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廡。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不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二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詐。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

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閒。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勝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棡。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

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溪濂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旣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旣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

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悚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閒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髣髴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壇廢壤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夔絕。非車塵馬迹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絨。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真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閒。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禋。因勝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餽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閒。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己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整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陜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莠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值大祲。奸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厰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

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稅糠居半。而償以精粳。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慄慄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蚤同師門。游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誚。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

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閒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願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稟。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

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屢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纘。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尙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不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尙。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探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德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息。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塵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閒。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閒。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麤之閒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閒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

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尙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閒。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

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其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絃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閒。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

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歐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願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蔓。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墮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薄書之外。而無侖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旣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真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旣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榮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旣又爲之召墾田。立儻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歎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

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管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閒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

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矻矻軒冕印黻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任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游於堂上。尙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時晝白雲盆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腳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

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窗。可坐可臥。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庵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障。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寘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痞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嵒崿。古木彌覆。藤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最屬。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溼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麤畢。卽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庵。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

翁之徒也。往往酒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髣髴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願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盛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杖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願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巖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瘠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寘。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寘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眈眈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敦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

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元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修矣。然尙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數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聘。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詔。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詔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

未聞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息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與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礮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願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激

決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則又何足道哉。願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惟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實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

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又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旣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玃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

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莅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庑。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蓋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

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始因舊址。列屋數間。勝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易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眞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

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余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侖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

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秦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櫃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

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旣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讀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質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臯爲憂。實以汗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枝。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糴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

